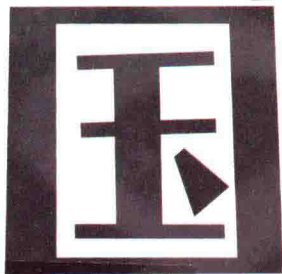


故国的城

故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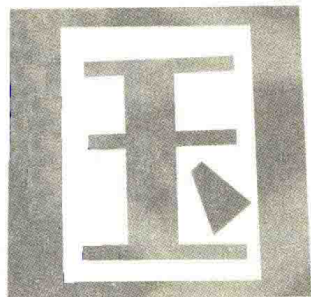
王韵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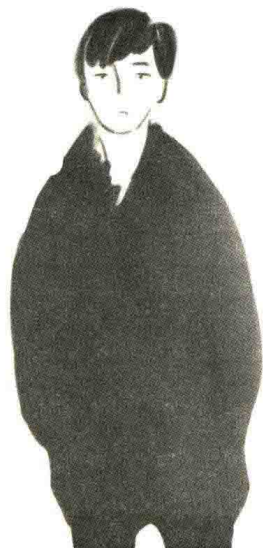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故国的城

故城的



王韵宁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国的城 故城的国/王韵宁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309-12022-6

I. 故… II. 王…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6709 号

故国的城 故城的国

王韵宁 著

责任编辑/范仁梅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24 印张 12.25 字数 337 千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022-6/I · 962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位14岁少年作者各类随笔、散文、游记，作者以边走边思考、边思考边写作的模式，抒发了少年人的情怀，袒露了少年人的敏感，也表白了在当今社会影响下年轻一代内心深处的沉郁。本书风格真实、心得、唯美。

目 录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时间的影子	破晓	少年与辽阔天空	岁月里的永恒时代	黑暗的翎羽	一沙一世界
.....						
1	1 6	5 4	9 2	1 6 7	2 1 6	2 5 0

序

PROLOGUE

雨 世

肆虐的大风卷来天上的黑云。空气里充满闷热和潮湿。窗外昏暗的光线里涌来一场场午后的小雨，那些沉默的鲜艳树丛在那么多年的悲哀里开始逐渐枯萎。

那些尚未下雨的午后，天上飘起来像是逝者离去的黑烟，然后来临的是一场无边的刺眼盛夏。

整理这一年多来写过的长短短的文章时，才恍然地发觉，这其中竟有那么多篇散文都是以这样莫测的气候变化作为起始的。整理着藕断丝连的混乱思绪，错乱的时间节点，以及那些在我们身上流过的永恒的岁月。

那些重新被找寻回来的往昔，盛夏或寒冬。被遗忘的东西在一个个关上灯后的夜里逐渐地浮上水面，像是重新记起，也像是重新发生。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记述这种欣喜又绝望的感觉，像是感觉笼罩在岁月里寒冷的晨雾逐渐退去，我们看到光明的时候，同样也明白身处黑夜的意义。

在某个下午看见Apple Watch上的地球仪仍然在永无止境地转动。那片巨大的黑夜正从大海的方向无休无止地卷来，上海在那巨大阴影的海潮下渺小得只剩下一个微小的红点。在黑夜转动而来的时候，它逐渐被吞没，也逐渐在那绝望的长夜里燃起刺眼的火焰。

上海逐渐进入了每年盛夏来临时，漫长而哀伤的雨季。

在那些个暴风雨袭来的夜里，才能见证这座城市那几乎不朽的伟大。风雨在黑暗中卷过那些平滑光鲜的玻璃幕墙，发出破裂而残酷的密集响声。从窗口望去，隔着雨幕的这座城市仍然散发着魔法般的光亮，那些在视线中拖曳出长线的路灯在地上的一滩滩泥水里晕开温暖和昏黄的光线。

在图书馆里发呆的午后，穿行在书架之间想要寻找一本足以消磨时光的书。翻开那些无人问津的书籍，书页之间隐隐闻见潮湿发霉的味道。有些书页已经泛黄，可能捐赠者收藏此书已久，以致在无数载

岁月中它们逐渐开始腐烂。那些书里都衬托着一个又一个老旧而令人难过的时代，悲哀的主人公和最后残破的结局。

朋友翻了一会儿我随身携带的书，然后她说：“为什么这本书这么伤感？”

那时候头顶上空调的声音沉重地鸣响着，远处传来陌生人的笑声。

生活应该日复一日地缓慢进行下去。

我对这样消磨的生命有着一种既抵触又亲近的错觉。

“不过年少就应该四处奔波漂流啊。”忘了谁在以往童稚而模糊的岁月里这么说。

有段时间耳机里一直循环播放着郑智化的《水手》。那首歌听起来像是一场裹挟着沙粒的海风，苦涩的，刺痛的，辽阔的，像是我们拥有的整片天际。

我的歌单里面有许许多多这种年龄甚至比我年龄还大的音乐，那么多年之后它们全都变成路上人们叹息过往的时候所用的无意义的谈资，感慨岁月变迁、物是人非。

我从未经历过。但是我觉得那种攒下几个月的零钱去听一场演唱会的时代才是永恒的。那个心中还有渺小幸福的渴求的时代，还能感觉到心里那些微小而实际的渴望。

我没有去听过演唱会。那些歌只是不断地在我耳机里大声地回响。如同岁月中的妄语那般回响。

T恤，短裤，球鞋。

衬衫，领带，皮鞋。

我们在上一代人还很懵懂的年纪就已经开始面对这种来自时光和世界的巨大变迁、周围环绕着光影攒动的庞大时代。我们过早地开始寒冷了，甚至比那么多同龄的人，都更加早地开始观察这个扭曲的世界。

然后是一声声哀愁的叹息。

入夜的时候外面才姗姗地下起大雨。透过玻璃在那片黑夜里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光景，只有些许遥远而触不可及的光亮。巨大的雨幕凌空挥洒下来，夹杂着凛冽的大风击打着斑驳的院墙。

我用手擦去浴室镜子上的雾，然后看到自己的脸。

大约一年多以前的某个疲惫的冬夜里，我拂去镜子上的雾气，仿佛像是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丑陋的、粗鄙的、差劲的自己。从那一刻，随后黑暗的岁月开始无穷尽地延展开来，它们开始于那个寒冬，像是永远都不会终结。

那个雨夜里我擦去那些雾气，从镜面的表面透过来一张没有表情的麻木的脸，看上去冷漠而哀伤。与别人偶尔向我描述过的神情无异。

头顶上的光线似是颤抖了几下。外面风雨大作。

诚实地说，我被那张僵硬的脸孔吓了一跳。

然后更多的雾气弥漫上来，逐渐地模糊了所有现世的东西。

我穿戴整齐后，打着伞又冲进雨幕里。心里仿佛流淌着一种庄严而沉重的感觉，头顶的路灯晕开路面一滩滩寒冷的雨水。我慢慢走过沉默的街道，走向在现在的学校里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

这不是所遇见过的唯一的夜雨。

在那些个尚未入睡的夜晚听见庞大城市里飘满风雨的声音，或是在某个黎明醒来，听见外面连绵不绝的雨水穿林打叶的声音。已经记不清年份的清晨，在旧居的卧室里醒过来，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外面席卷着的风雨，阴冷的感觉开始穿透墙纸剥落泛黄的墙壁。

在去年的那个盛夏里面，似乎有许多个清晨我就是这样昏暗的光线下醒来。然后八点钟坐上司机的车去上AMC(美国数学竞赛)的课。课程进行到中午，空气炎热得几乎在颤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喝黑咖啡的，加很多很多的水和冰块，但是没有糖，没有牛奶。

下午的时候多半又会下起雨来。路过的哀伤的房屋被逐渐覆盖，像是时间的一双大手。

有时候会觉得难以描述曾经度过的那些绚烂的夏日。每当听见夏天这个词，我能想象到的，不外乎那些刺眼的白茫茫的光线，头顶轰鸣的空调风，或是游泳池边上浓郁的氯水的味道。

总觉得很疲惫。在过完了那个盛夏之后。

夏天里我用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把那些甚至不算思绪的感触，写进那个盛夏的时候我写的小说里。

世界仍然在我周围孤零零地旋转，我大口地喝下冰咖啡，转眼看到那个指示着下午的时间坐标。

周围的时空显得扭曲极了。

人终究是孤独的。或许我在一年多以前还会极力地反驳。但我们终究要知道，我们那些渺小的、忙碌的、疲倦的或者是隐秘的生活；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明白，我们是谁，我们究竟去往何处。

从那个盛夏开始的绵延不绝的孤独感逐渐涌现出来。四面八方出现的天险，开始看到这世界的悲哀后，又开始想要拒绝说话。

我开始发现很多事。

父母和家人对我的理解几乎完全来自他们一种乌托邦式美好单纯的幻想。

朋友同学对我的印象大多来自偶尔张扬和挑衅的神情。

你对我的理解或许来自漫长岁月里偶然间的几次凝望，或是字里行间温热的感觉，或许来自那些持续到深夜的电话，或许的或许，那是整夜星斗停滞的一刻。

我们自始至终都仍是孤独的。这点突然异常清晰，令我难以反驳。

抬头的时候看见凄厉的大雨又簌簌落下。

我做过许多关于大雨的梦。最清晰的一个莫过于某个周一的清晨，梦见巨大的台风向着我所居住的这个庞大的城市卷来。然后是大雨永不停歇的攻势，屋子里停了电，光线昏暗到什么都看不清楚。眼中似乎蒙着一层厚重斑驳的雾霭，什么都看不清，像个半瞎子。

醒来的时候听到雨幕沉重地砸在玻璃上，然后刷刷地滑落下去。光线果然如梦里般灰暗，窗外巨大的树影在狂风里渺小地挣扎。

外面是一整个残酷的雨世。

她站在舞台上跟着其他人一起合唱。仍然是怯生生的，像是不敢抬头看他。

我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不知为何有种坚韧的感觉。哪怕平日里总是互相黑彼此，此刻我也不得不这么说。

那首绵长的颂歌被她们吟唱着。那婉转得像是爱情的声音。

你坐在我身边。我们有着同样急促的心跳。我觉得像是在这个地方洒下的青春突然被凝固了那般。钢琴，乐队，清晰的合唱，还有身后传来的轻笑声。他们都像是被巨大油腻的松脂所包裹，透过悠久的岁月透出橙黄的光泽来。

她终于抬起头来看他，在唱到最重要的一句时。

岁月终会保持着它的风度，它终会是最美好的形状。

我看着他们的样子，然后忽地回忆起2013年的那个圣诞节。在心里被压抑的难以一个人承受的感情，最后通过那场合唱团的演出聊以慰藉。那时我还在学校的合唱团，还没有和老师闹翻而成功地鼓动所有男同学退团。那场演出是难以忘记的。当在最后一首歌、灯光暗下来的时候，我在台上的人群中，不安地四处寻找你。面前黑压压的一片片拥挤的人海，有一种像是要失去所有的感觉。

有那么几秒像是真的见到了你。转眼再看却都是一片空空荡荡。我在唱出很大声的时候心里很希望你能听见，能看见。像是要将所有不敢说的话全都吼出来那样。

鼓掌的观众席里没有你。我知道这点，那天有些难过。当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各种原因都很难过。

那个圣诞节，归家的路上下起过大雨也说不定。

然后我觉得我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身影是那么的差劲，像是连追寻的权利都没有。

最近听歌时又像是听见旧时岁月的回响，隔着木门传来低沉的言语，外面阳光明媚或风雨大作。那时的时光却也幸福得刚好，我喜欢你，而且无所畏惧。

我们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用尽全力地去凝望这座城市，所见的是寒冷的地平线在大雨里高低起伏。童稚的年月里那些阴沉沉的下午，木头家具和皮沙发都像是渗出岁月陈腐的味道，像窗外的梅雨季节那样腐烂着，逐渐地消失，逐渐地被时间寒冷的手掌所包裹。

在离开旧居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回忆起童稚时那些细雨纷飞的下午，那些在街道上沉默的车流，打着雨伞的疲惫行人。那些行人的面容早已无从记起，只剩下他们的身影——孤独的身影，走过孤独街道。

路边的店铺饭馆，冒着热腾腾白烟的包子铺，它们的门面被大雨淋得湿透，看上去灰暗而破败。

门口几十米外的报亭，老板看上去也五十有余，整日守着周围整齐印刷的陈旧光墨，像是守着如同他一生般沉重的财富。

盛夏最终是要来临的。它的来临像是在那一年的某个突兀的清晨，或许是从那些光怪陆离的梦中醒来，热浪猛然席卷而来，顷刻之间，周围都被喷发的刺眼白光吞噬。

小学时我们在那片狭小的操场上打篮球。盛夏到来的时候，那些滚烫的皮球被无数次地抛起，每个人身上都全是汗水。然后下起了大雨。铺天盖地的雨水肆虐开来，霎时间那片操场上便再无人影。

雨季开始了。

后来回过两次以前的学校，最近的一次是在大半年之前。重新回到那里之后才看见那里的狭小，那片曾经觉得巨大无比却几步就走到了头的操场。那儿栋老旧的楼房，压抑的教室，走廊在昏暗冷清的光线里仍然散发着下水道的恶臭味。那一刻竟然恍然发觉，我们童年里

将其当作整个世界的地方，甚至容不下如今哪怕些微的重量。

回去的那天是阴天，没有下雨。大风刮过我们，却没有人感到寒冷。

写到这里的时候思绪像是突然完全停住那样。

有次深夜一点多在赶做托福试题的时候，听到电视里放着余文乐的《泛滥》。然后整个人突然停了下来看着电视，一时迷茫地不知所措。

外面的夜正走向最黑暗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了，联系人列表里面清一色的黑白头像，像是一场大雪掩盖住了所有的面容。无声的，静默的。我坐在旧居的客厅里，面前屏幕上展开着一行行细密的英文。

我们要去往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那些午后无聊的课上思考过无数次。像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喊话那般，没有答案，只听见了一阵阵模糊的回声。

后来逐渐地放弃了这个问题。我不喜欢做长期的决定，很多时候也刻意地不喜欢在一些事上做什么慎重的考虑。

从小开始拼命学数学，人家在幼儿园玩的时候我都学到了二年级的课本。然后上了中学开始恶补英语，之后是写作，在悲伤或快乐的时候都写下几句，最后形成的是已经散落到数不清的稿件，一两年来，数量大约百万字有余。准备各种考试，为了离开这个寒冷的城市，去往更加残酷的无尽地域。

第二天我早上八点钟去上课。被人称为“因为懒”的时候，却最终什么也没说。

不愿意再向他们描述那些个深夜。那样的深夜后来也有好多次，那种疲惫而绝望的心情和孤独寒冷的夜晚传来的一片一片死寂的蜂鸣。

我们无数次渡过冰冷的大洋和冰川。绝望，苦涩，难过，疲惫。走过那些深邃黑暗的夜晚和天穹永远未曾亮透的黎明。我们经历了这些岁月，这些迟钝的岁月在我们身上划出一道道难以愈合的血痕。

我们为什么要经历它们？

人终要明白岁月的可贵，终会发觉走过的那些黑暗日子带来的不仅是心里狭长的伤痕。再一次走在同样的夏天边界，它分隔开年复一年的时与日。不会再像最初记事的那些年里那般无穷尽的快乐，所记得的那些飞速变化的时代被一场场漫长的梅雨季节熄灭了火焰，然后全都像灰烬一样死气沉沉。夏季仍然如期地到来，身影仍然伟岸，记忆里流窜着数不清的刺眼白光，像光影坍塌的湖泊。

到目前为止我可以将我的人生分为两个部分。一半叫童稚，一半叫青春。

这两者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分界，那个日子在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冬天。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一个日子都像是笼罩在漆黑的雾霭之下，在悲伤里隐约能看到沿途的星辰与温柔的明灯。从那个时候开始，手机开始整夜地开着，铃声调到最大是希望能够及时接到远方的消息，以至于至今都养成了这个习惯。迫切地想从岁月里知道那些笑容的归属，那些个夜晚所思念的人事物，那几个可以偶遇到你的世界尽头。

在QQ空间里跟几个人闲扯的时候，有人说：“或许你对她有多好她都不会知道。”

有人告诉我说：“会过去的。”那些在年少时艰难的、悲伤的、四面楚歌的岁月都只不过是爱情的幻影，它们终归会过去，也终要驶入平静的港湾。

但事实是它们没有过去。它们永远停留在了岁月的尽头。它们与我之间，隔过无数场大雨的距离。

世界好大。

小时候坐在旧居的窗台往外看，以为远方天际的摩天巨楼便是世界的尽头。直到后来经过了那么多次漂洋过海的旅程，或悲伤或喜悦的记忆，我们抬起头，望向那片辽阔的星空，所看见的已不是曾经的繁星。

外面是寒冷。外面是战争。外面是全部的刀光剑影。我们好奇地打开门走出去，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回头的余地。

去年盛夏的时候我开始做如今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个时候几个主创人似乎都志向远大，踌躇满志。然后就是五花八门的稿子，精品的、垃圾的、凑字数的。那个喝着冰咖啡的炽热盛夏，外面永远都是阴雨，偶尔洒落着刺眼的白色光芒。

它们像是爆发的油井。我觉得前几日我写出的这个比喻算是恰当的。

后来我们一个个地都决定去留学。也都要像小时候仰慕的别人那样漂洋过海。这让我想起曾经来如今的学校时的那个夏天。那个令人如今回忆起来都感觉到压抑的黑暗的夏末，像是一切突然间就转入了漫长的寒冬。

疏远，冷落，谩骂，攻击。无法沟通，用朋友的话说，“就像个傻逼”。

突然一瞬间离开温暖的巢穴，然后被这样黑暗的伤势所攻击、重创。

我从未见过的此种情景像是无数刀刃刺入心里。世界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周围似乎没人知道。

外面的人很难知道那些学费昂贵、光鲜亮丽的学校里面的样子，不知道它是否早已腐朽，或是变成了一个黑洞。直到我们看到，已深陷其中了，无法离开了。

我想如果我没有来这所学校，今天的我会像是路边随处可见的那种少年，喝着可乐、买着游戏点卡的少年。他们在一个个飘着晨雾的寒冷清晨离开家园，然后无声地开始一整天的疲惫。他们头顶上的电风扇开始旋转，代表着炎热夏天的来临。

年少就是在纸上不断地书写，写着写着，所有人都散了。

等毕业的时候人都会走的。

一个学长跟我说，他们以前毕业的时候，毕业典礼那天所有人都哭得撕心裂肺，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掏空挖走了一样。等到第二天，所有人就又开始互相约着看电影、出去浪，又像是没事儿一样。人遗忘的速度真的很快。老师，同学，朋友，爱情，言语，回忆，他们走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也就那样去往遥远寒冷的世界，与我们灼热的手心分开。

我总觉得我这三年来所经历的事物有种古希腊式的戏剧性。爱与被爱，友情与分离，赞赏与嘲讽，不屑与恐惧。这些东西都反反复复地出现着，令人感到异常的疲惫。

一个人在熟悉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也会疲倦，也会变懒变颓废。欧洲人在自己的农村待了一整个中世纪，一整个千禧年。结果在那一千年里他们什么都没干，就剩下在村里对着上帝苦笑。

谁说的，“年少就要四处奔波”？